卷四

平宸濠 三十一篇

經濟集

七

陽明先生集要經濟編目錄

卷四

陽明先生集要經濟編卷四

施四明先生評輯　邑後學　黃璋稚圭　朱培行仲鎬　謹校

飛報寧王謀反疏

正德十四年六月初五日節該欽奉勅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脇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叅奏定奪欽此欽遵臣於本月初九日自贛州啟行至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據該縣知縣等官顧佖等稟稱本月十四日寧府稱亂將孫都御史許副使并都司等官殺死巡按及三司

此是天意然張疑設計整兵安行絕無張惶憂懼之態非見先生應變之畧有素定

府縣大小官員、不從者俱被執縛、不知存亡、各衙門印信盡數收去、庫藏搬搶一空、見監重囚俱行釋放、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一面分兵北上、各官皆來沮臣不宜輕進、其時臣尚未信、然逃亂之民果已四散奔潰、人情洶洶、臣亦自顧單旅危途、勢難復進、方爾回程、隨有兵卒千餘已夾江並進前來追臣、偶遇北風大作、臣亦張疑設計、整舟安行、兵不敢逼、幸而獲免、本月十八日、回至吉安府、據知府伍文定等稟稱地方無主、乞留暫回區畫、遠近軍民、亦皆遮擁呼號、隨據臨江府并新淦豐城奉新等縣各差人

於中者不能

飛報寧府遣兵四出攻掠拘收印信及拿掌印官員調取兵快水兌糧船盡被驅脇而去等因臣奉前旨欲遂徑往福建但天下之事莫急於君父之難若彼順流東下萬一南都失備爲彼所襲彼將乘勝北趨旬月之間必且動搖京輔如此則勝負之算未有所歸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慮念及此痛心寒骨義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督同知府等官伍文定等調集兵糧號名義勇又約會致仕鄉官右副都御史王懋中養病評事羅僑等與之定謀設策收合渙散之心作起忠義之氣相機乘間務爲躡後之

四句已括平濠大畧

圖共成掎角之勢牽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搗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日望天兵之速至庶解東南之倒懸伏望皇上省愆咎已命將出師因難與邦未必非此臣以弱劣多病屢疏乞休況此地方之責本亦非臣之任今茲扶疾赴闕實亦意圖便道歸省臨發之前已具哀懇齋奏之人去纔數日適當君父之急不忍失此事機姑復暫留期紓國難候區畫稍定各官畧可展布朝廷命師一臨亦遂遵照前旨入闕了事就彼歸省父疾進不避嫌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臣之心也直行其報國之誠而忘其緩命之罪

用人處便見方畧

求伸其哀痛之情而甘冒棄職之誅臣之罪也竊照都御史王懋中評事羅僑忠義自許才識練達知府伍文定果捷能斷忠勇有謀累立戰功皆抑而不賞久淹外郡實屈而未伸今江西闔省見無一官若待他求緩無所及乞遂將各官授以緊要職任庶可責之拯溺救焚其餘若裁革兵備副使羅循養病副使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周魯同知郭祥鵬省親進士郭持平驛丞李中王思等雖皆本土之人咸秉忠貞之節況亦見在同事當多難之日事宜從權庶克有濟再照寧府逆謀既著彼若北趨不遂必將還取兩

報疏中任八措餉已具見條理

浙南擾湖湘窺留都以斷南北收閩廣以益軍資若不即爲控制急遣重兵必將噬臍無及及照撫州知府陳槐臨江府知府戴德儒贛州府知府邢珣袁州府知府徐璉寧都縣知縣王天與豐城縣知縣顧佖新淦縣知縣李美奉新縣知縣劉守緒泰和縣知縣李楫南安府同知朱憲贛州府同知夏克義龍泉縣知縣陳允諧及閩省各官今見在者乞勑吏部就於其中推補本省方面知府兵備等官庶可速令供職其有城守之責者亦各量陞職銜重其權勢使可展布又照南贛軍餉惟資鹽商諸税近因戶部奏革顧

募之兵無所仰給悉已散遣今未兩月即遇此變復欲名募將倚何資輒復遵依勅旨便宜事理仍舊舉行然亦緩不及濟必須先於兩廣積儲軍餉數內量借一十餘萬庶幾軍衆可集地方有賴國難可平緣係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理為此具本專差舍人來儀親齎謹題請旨

當事者置先生於上游加以專勅不限以地原有深意故遇難不辭非先生無此見義必為之勇先事預圖非晉溪無此知人授任之畧故能平南贛擒逆濠一舉而兩利焉今寓內干戈滿地奚啻逆

濠未發之隱謀任事者旣無先生經濟之手而當事者實無爲地擇人之心概以規避之法繩庸愚即斬盡頭顱亦何濟天下事

再報謀反疏　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節該欽奉勅福州三衛云云緣係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理爲此具本先於本月十九日專差舍人來儀奏報外但叛黨方盛恐中途爲所攔截今再具本專差舍人任光親齎謹題請旨

凡遇有事入告當慮及此

咨兩廣總制都御史楊共勤國難

節該欽奉勑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脇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叅奏定奪欽此欽遵於六月初九日自贛啟行於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據知縣顧佖等稟稱本月十四日寧府將巡撫孫都御史許副使等官殺死巡按及三司府縣大小官員不從者俱被執縛各衙門印信盡數收去庫藏搬搶一空聲言直取南京一面分兵北上各官競阻本職不宜輕進本職自顧單旅危途勢難復進方爾回程隨有兵卒千餘已夾江並進來追偶遇北風大作本職亦張疑設計整舟安行兵不敢

北風大作亦是天意

至張疑設計便見先生方畧

逼幸而獲免本月十八日回至吉安府據知府伍文定等稟稱地方無主乞留暫爲區畫遠近居民亦皆遮擁呼號隨又據臨江府并新淦豐城奉新等縣各差人飛報寧府遣兵四出攻掠拘收印信等因本職奉有前旨欲遂委嶺南道兵備僉事王大用監統給與各兵行糧不分雨夜兼程前來共勤國難諒貴院素秉忠孝之節久負剛大之氣聞此必將奮袂而起。秉鉞長驅當在郭汾陽之先肯居祖士遠之後哉。紛擾之中莫罄懇切惟高明速圖之

行南安等十二府及奉新等縣募兵策應

一縣募精兵如許亦不易得要在有司奉行何如耳

切照叛逆天下之大惡討賊天下之大義本院仗順伐逆鼓率忠義豪傑四起發謀協力叛賊滅亡之期計日可待除行吉安等府縣起調兵快防守地方外照得本省見今巡撫都布按等衙門俱各缺官事無統束擬合通行各府卽行所屬縣分并衛所衙門各起調官軍鄉兵固守城池保障地方仍一面分遝兵快散布關隘嚴加把截一面揀募驍勇精兵大縣約四五千名小縣約二三千名以上各備鋒利器械供給糧草擇委能幹勇力官員管領操練各項費用聽在官錢糧動支隨申本院查考濵江去處多備船隻

慮得到

聽候本院差官齎捧旗牌至日卽刻依期啟行進攻仍選慣便人役多方探聽消息不時飛報以憑區畫此係守土官員切責而臣子効忠致身正在今日各宜奮發義氣鼓動軍民共成滅賊之功以輸報國之念毋得遲違觀望失誤軍機自取罪戾

預行南京各衙門勤王咨

為照前事係天下非常之變宗社安危之機雖今備行江西吉安等府及湖廣福建廣東等處調集軍兵合勢征勦外但彼聲言欲遂順流東下竊據南都看得長江天險南北之限畱都根本咽喉所關雖以朝

廷威德人心効順逆謀斷無有成但其譎奸陰圖已非一日兼聞潛伏奸細於京城期為內應萬一預備無素為彼所掩震驚遠邇噬臍何及為此合咨貴部煩為通行在京及大小衙門會謀集議作急繕完城守簡練舟師設伏沿江以防不虞之襲傳檄傍郡以張必討之威先發操江之兵聲義而西約會湖湘互為犄角本職亦祗鈍策駑牽躡其後以義取暴以直加曲不過兩月之間斷然一鼓可縛惟高明速圖之

卽以尋常才識處之此咨在所必有第只令固守南京便是失策如先生之佈置斷其兩月成擒方

是不可及

寛恤禁約

照得江西省城近遭變亂各府州縣兵戈騷動供億勞費兼値天時亢旱秋成無望人民窘迫言之痛心中間恐有無賴之徒乘機竊發驚擾地方理合寛恤禁約但巡撫衙門見今缺官本院駐軍境內不容坐視合就權宜處置通行爲此除一面奏聞外仰抄案回府照依案驗內事理并行所屬各縣官員務須軫念地方痛恤民隱凡一應不急詞訟工役俱各停止其軍前合用兵夫糧草各官俱要持廉秉公親自編

派。毋得因而科擾。及聽信下人。受財作弊。仍嚴加曉諭軍民人等。務要各守本分。安居田里。不許扇惑搬移。安生事端。大戶毋逼債負。小民毋激仇嫌。鄉落居民。各自會推家道殷實。行止端莊一人。充爲約長。二人副之。將各人戶編定排甲。自相巡警保守。各勉忠義、共勤國難、敢有抗違生事、驚擾地方者、就便拿解赴官、治以軍法、約長若有乘機侵害衆戶、及受財不舉、許被害之人告發、重治、仍仰各縣將前項寬恤禁約事宜、翻刻告示、發仰鄉村張掛、曉諭、俟巡撫官員到日、再行議處、俱毋違錯、

用兵之際奸民易於煽亂此示必不可少

調取吉水縣八九等都民兵牌

訪得吉水縣八九等都民人王益題曾思溫易宏爵王聡隆等各戸下人丁素習武勇人多尚義前任知縣周廣會經起調征進皆係驍勇慣戰之人今茲逆黨倡亂民遭荼毒應合調取以赴國難為此訪差致仕縣丞龍光齎牌前去吉水縣着落當該官吏即將各戸義兵照數調集各備鋒利器械編成行伍僉選百長總小甲管領就仰該縣查支官錢給與口糧暫且就屯本縣操演武藝聽候本院指日東下隨軍進

勦照得江西一省人民久被寧府毒害侵肌削骨破家蕩產冤困已極控訴無門今其惡貫滿盈天假義兵爲民除暴倘聞愚昧之徒阻避寧府威勢不敢舉動殊不知寧府未叛之前倘爲親王人不敢犯今逆謀既著卽係反賊人人得而誅之復何所憚爾等義民正宜感激忠義振揚威武爲百姓報讎泄憤共立不世之勳以收勤王之績毋得稽遲觀望自取軍法重究差去官員不許假此擾害妄生事端體訪得出罪不輕貸

此等武勇之人亦必要平日訓練始得如取辦於

臨時適滋擾害耳

策應豐城牌

據豐城縣知縣顧佖稟稱本縣起調鄉兵、固守城池、惟恐兵力不敷、必須請兵策應、庶保無虞等因、看係地方重務、已經調發龍泉安福永新等縣、并吉安千戶所機快軍兵、陸續前去策應、照得發去官兵、必須遴委謀勇膽畧官員統領、庶幾調度得宜、爲此仰通判楊昉、卽將後開軍兵名數、督同千戶蕭英監統、協同知縣顧佖等、計議攻守方畧、相度險夷要害。遠斥堠、以防奸。勤訓練以齊衆。探知賊人入境。卽便設奇

布伏。以逸待勞。擊其不意。務在先發制人。毋令乘間抵隙。軍兵人等。務要嚴爲約束。毋令侵擾。敢有違犯退縮。許以軍法從事。各官尤要同心并力。協和行事共効忠貞之節。以紓國家之難。如或執拗參錯、觀望逗遛、違犯節制、致有踈虞、軍令具存、決難輕貸、以豐城要地故特與策應兵法所謂交地吾將謹其守者此類是也

須備水戰牌

案照已經行仰起調軍馬、前來策應、日久尚未見到、近據探報、逆黨南下、將攻南都、計此時南都、必已有

料敵設奇必出於此黃石機可以成擒也

備、各逆黨進無所獲、必退保九江。如此則水戰之具為急、不可不備、為此牌仰福建布政司、即行選募海滄打手一萬名、動支官庫不拘何項銀兩、從厚給與衣裝行糧、各備鋒利器械、就仰左布政使席書、兵備僉事周期雍統領、星夜前赴軍門、相機前進、并力擒勦、仍行巡撫等衙門、同心協力、後先監督應援、此係叛逆謀危宗社、天下荼毒所關、呼吸存亡、旦暮成敗、間不容髮、非比尋常賊情、不得逗遛觀望、有虧臣節、嗚呼、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凡有血氣、孰無是心、況各官忠義自任、剛大素聞、必將奮臂疾驅、有不容已、兵

軍法從事原是先生勅內事卽行轉許各官纔成得功是先生大擔當處

快及領兵人等、敢有違犯節制有悞軍機者、仰卽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許以軍法從事。無得姑息。

牌行吉安府敦請鄉士夫共守城池　七月初八日

照得寧府反叛、本院調兵進勦、卽日啟行、各府縣掌印正官、旣該統兵前進、所據各該府縣城池。雖已行委各佐貳官防守、但艱危之際。事變不測。必須歷練老成之人相與維持鎮定。庶幾人心不致驚疑、政務有所倚賴。爲此案行吉安府官吏、通行各縣署印官員、徑自以禮敦請老成鄉官衆所推服者一二員在城以備緊急、協同行事、該府城池關係尤重、查得致

地方鄉紳賢否平日不可不周知否則卽欲行此不可得

仕按察使劉遜素有才望、忠義奮激、就仰該府請至公館、仍仰署印官待以賓師之禮。託以咨決之事。一應軍機事宜咨稟計議而行、以安人心、以濟大事、仍行本官務以國家大難爲心、盡心竭力共圖殄賊、毋以休致自嫌、諒朝廷報功之典、當亦自不相負、如誤大事、咎亦有歸、通無違錯

一以繫人心一以酌事體舉如許大事有獨任而能成者乎

牌行各哨統兵官進攻屯守

居然儒將

仰一哨統兵官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卽統部下官軍

兵快四千四百二十一員名、進攻廣潤門。就函兵防守本門。直入布政司屯兵。分兵把守王府南門。

仰二哨統兵官贛州府知府邢珣部、統部下官軍兵快三千一百三十餘員名、進攻順化門。就函兵防守本門。直入鎮守府屯兵。

仰三哨統兵官袁州府知府徐璉部、統部下官軍兵快三千五百三十員名、進攻惠民門。就函兵防守本門。直入按察司察院屯兵。

仰四哨統兵官臨江府知府戴德孺部、統部下官軍兵快新喻二縣三千六百七十五員名、進攻永和門、

就畱兵防守本門。直入都察院提學分司屯兵。

仰五哨統兵官瑞州府通判胡堯元、童琦卽統部下官軍兵快四千員名。進攻章江門就畱兵防守本門直入南昌前衛屯兵。

仰六哨統兵官泰和縣知縣李楫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四百九十二員名。夾攻廣潤門直入王府西門屯兵守把。

仰七哨統兵官新淦縣知縣李美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二千員名。進攻德勝門就畱兵防守本門直入王府東門屯兵守把。

兵必有正有輔勢方不孤必棲止有定方於民不擾

仰中軍營統兵官贛州衛都指揮余恩、即統部下官軍兵快四千六百七十員名、進攻進賢門直入都司屯兵。

仰八哨統兵官寧都知縣王天與、即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餘員名、夾攻進賢門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鐘樓下屯兵。

仰九哨統兵官吉安府通判談儲、即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五百七十六員名、夾攻德勝門直入南昌左衛屯兵。

仰十哨統兵官萬安縣知縣王冕、即統部下官軍兵

快一千二百五十七員名、夾攻進賢門。就守把本門。直入陽春書院屯兵。

仰十一哨統兵官吉安府推官王暐、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餘員名、夾攻順化門。直入南新二縣儒學屯兵。

仰十二哨統兵官撫州通判鄒琥、知縣傅南喬、卽統部下官兵三千餘員名、夾攻德勝門、就留兵防守本門。隨於城外天寧寺屯兵。

承委官員、務要竭忠奮勇、擒勦叛逆、以靖國難、如或退縮觀望、違犯節制、定以軍法論處、軍兵人等、敢有

臨陣退縮者、就仰本官遵照本院欽奉勑諭事理就

於軍前斬首示衆牌候事完日繳、

其部署嚴肅如亞夫之細柳堅壁從容整暇如孔

明之羽扇綸巾正兵法所謂以治爲勝投之所往

天下莫當者那得不勝

告示在城官民 七月十八日

照得寧王造謀作亂、神人共怒、法所必誅、在城宗支

郡王儀賓、皆被逼脅、如鍾寧王無罪削爵建安王父

子俱死、軍民人等、或覆宗滅族、或蕩家傾産、或勒取

子女、皆恨入骨髓、敢怒而不敢言、今日之事、豈其本

心本院仰仗朝廷威靈、調集兩廣并本省狼達漢土官兵二十餘萬。卽日臨城。亦無非因民之怨。惟首惡是問、告示至日、宗支郡王儀賓各閉門自保。商賈買賣如故。軍民棄甲投戈各歸生理。無得驚疑。該府內臣校尉把守人員開門出首。或反兵助順擒斬首惡一體奏聞陞賞。其有懷奸稔惡從逆不悛者。必殺不赦。凡我良善軍民卽便去惡從善。毋陷族滅。故示。

示諭江西布按三司從逆官員

照得寧王悖逆天道、造謀作亂、殺戮大臣、都布按三司官員各悚於暴虐、保其妻子、以致臨難之際、不能

以安反側以散黨與斷不可已

自釋、或俛首幽囚、或甘心降伏、貪生畏死、反面事仇、春秋之義、雖嚴於無將之誅、而志圖興復者、尚不忍於峻絕。探得各官見今在城閉門自訟者有之、臨城巡閘者有之。出入府庫、運籌畫策者有之。此皆大義未分、孤立無助。揆之法理、固不容誅。推之人情、實爲可憫。卽今本院統集狼達漢土官軍二十餘萬、後先臨城。各官果能去逆歸順、尚可轉禍爲福。故今特遣牌諭、兵臨之日、仰各開門出首、仍一面將本院發去告示給散張掛。撫諭良善百姓、宗支儀賓人等、各閉門自保、毋輕出街市、橫遭殺戮。該府把守內臣校尉

人等。亦各諭以大義。俾知背逆向順。尚可免死。投甲釋戈。蓬頭面縛。候本院臨審定奪。敢有從惡不悛。執迷不悟。拒敵官兵者。必殺無赦。仍具改正緣繇。親齎投首、以憑施行、毋得遲違、自取族滅、牌具依准繳來、

告示七門從逆軍民　七月二十二日

督府示諭省城七門內外軍民雜役人等、除身犯黨逆不赦另議外、其原被寧府迫脅、僞授指揮千百戶校尉護衛、及南昌前衛、一應從亂雜色人役、家屬在省城者、仰各安居樂業、毋得逃竄、有能寄聲父兄子弟。改過遷善。擒獲首惡。詣軍門報捷者。一體論功給

賞。逃回報首者。免其本罪。仍仰各地方、將前項人役、一名名赴各該管門官處。開報、令各親屬一名。每五日一次打卯。其有收藏軍器。許盡數送官。各宜悔禍。毋取流亡、

行知縣劉守緒等襲勦墳厰牌　七月十二日

爲照本院親督諸軍、刻期於本月二十日進攻南昌府省城、以破逆黨巢穴、探得逆黨先曾伏兵三千、於老墳厰新墳厰諸處、以爲省城應援、若不先行密爲撲勦、誠恐攻城之日、或從間道掩襲我師、未免亦爲牽制。爲此牌仰奉新縣知縣劉守緒、靖安縣知縣萬

士賢各統精兵三千密於西山地界約會刻期分哨設伏運奇並力夾勦各官務要詳察險易相度機宜不得爾先我後力散勢分致有疎失仍一面差人爪探聲息飛報軍門擒斬功次審驗解院轉發紀錄照例具奏陞賞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者許照本院

欽奉勅諭事理就以軍法從事各官務竭忠貞以勤

國難苟或觀望逗遛違誤事機軍令具存罪亦難逭

後克復省城此舉極爲得力墳厰之兵既敗則省城自搖動兵法所謂三軍可奪氣者此類是也

督責知府伍文定等同心勦賊牌

切照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本院選調吉安贛州臨江袁州等府衛所軍民兵快委各該文武等官知府伍文定邢珣等統領分立哨道授以方畧令其并力勦賊互相策應今訪得各官各持己見自爲異同屢有事機可乘坐視輒至違錯本當拏究治以軍法但以用人之際姑且容恕及照逆賊歸援聲息已逼仍恐各官復蹈覆轍臨期僨事擬申飭通行爲此牌仰本官卽便督率原領軍兵各於見在駐劄處所務要遵依方畧與各哨領兵官同心而行誓竭并力進死之志毋爲觀望苟生之謀敢有仍前人懐一心

互有異同、以致誤事、定行罪造所繇、斷依軍法斬首、的不食言

苟不同心協力、卽主將之方畧雖善、未有不敗者

鄱陽之捷此牌極爲得力

牌行撫州知府陳槐等收復南康九江（七月二十四日）

照得寧王謀反、興兵向闕、南康九江見被攻破、分留逆黨據守二府城池、意圖西扼湖兵之應援、南遏我師之追躡。仰賴宗社威靈、克復省城、除遣知府伍文定等、分布哨道、邀擊寧賊、務在得獲外、所據逆黨占據府縣、應合分兵勦復、爲此牌仰知府陳槐等各選

精兵身自統領、星夜前去南康九江地方、相機行事、務要攻復城池、平靖反側、仍將地方人民、加意賑恤、激以忠義、撫以寬仁、權舉有司之職、以理庶事、查處倉庫之積、以足軍資、一面分兵邀誘寧賊、毋令東下、并差人爪探、飛報軍門、各官務要同心併力、協和行事、毋得人懷一心、彼此參錯、致悞軍機、兵快人等敢有違犯節制者、仰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以軍法從事、一應事機。呈稟往復。慮有稽緩。俱聽一面從宜區畫。一面呈報軍門。仍備查各官棄城逃走。致賊焚掠屠戮之故。具繇申報、以憑參拏究治、

南康九江於湖廣爲喉咽於南京長江爲上游此兩府既取則收復之大勢定矣

擒獲宸濠捷音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勦外隨看得寧王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爲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劫於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奏留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

綏則無反

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監察御史張鼇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參謀驛丞王思、李忠、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爲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

破省城之得力全在此

戴德儒、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以其兵來赴。十日，遂至豐城，分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等進攻廣潤等七門。是日，得諜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援省城。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等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汊，大誓各軍，申布朝廷之威，再暴寧王之惡，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炮、機械，無不畢具。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皆已驚懼。至是復聞我

兵法所謂敵人開闔必亟入之葢乘其間隙而入則敵人自靡

師四面驟集葢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揺呼譟並進梯絙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首宜春王拱樤及偽太監萬鋭等千有餘人寧王宮中眷屬鬨變縱火自焚延各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散釋脇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軍民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寧王向往相機擒勦於本月二十二日已經具題外當於本日據諜報及據安慶逃回被擄船戸十餘人報稱寧王於十六日攻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填塹期在必尅是日有守城萬門官

逆濠氣已先奪
郎依李士實之言逆濠豈能得志葢南京未必能遽破逆濠方離安慶恐我師已隨下長江矣賊臣實非先生對手

不救安慶而攻取南昌此狐兎失其故穴濠賊之就擒大勢定

差人來報、贑州王都堂、已引兵至豐城。城中軍民震駭。乞作急分兵歸援。寧王聞之大恐。即欲回舟。因太師李士實等阻勸、以為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寧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先遣兵二萬歸援江西、寧王亦自後督兵隨來等因、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為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鬭。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

勢撓躡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并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臣等所料當臣督同領兵知府會集監軍及倡義各鄉官等官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以寧王兵勢衆盛氣焰所及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尚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憤怒悉衆并力而萃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歛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鄰之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強軍鋒雖鋭然其所過徒恃焚

兵法云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可邀而取逆濠犯之故先生迎敵急擊

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爲說今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既已攜沮我若先出銳卒乘其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撫州府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儒合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知府陳槐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使各領兵百餘四

此着亦不可少

以寡勝衆全用紀律

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臣乃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道人等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復得諜報寧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儒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

兵法云攻彊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故陽北以驕其志

九江南康爲出兵要道人所共知而乘間攻取出其

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督兵乘之璉德儒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賊衆稍稍遁散寧王震懼乃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八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

不意為妙

此時省城已為我所破九江南康之賊膽已寒故破之易軍令必如此方能成功

兵法所謂必死則生者此之謂也

將有五危

知府林瑊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死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舟為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等為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

忿速可侮宸濠犯其一焉得不擒

凡行兵最要先人一着蓋逆濠之不與先生敵敢徑北向者謂江西兵力不能遽集故先襲據南康九江斷我兵追躡之路隨督兵攻安慶冀阻北

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决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偽太師國師元帥叅贊尚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珩羅璜丁饋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勳何鏜王信吳國士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叅政程果布政梁辰都指揮郟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

援之師南北兩無顧慮後併力以攻南京自謂大勢可定不意先生用兵神速安慶未破報我兵已大集省城有恢復之勢省城一復九江南康勢如破竹料我師必直趨安慶則進退兩無所據安得不亟歸援

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焉、於是餘賊數百艘、四散逃遺、臣復遣各官分路追勦。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之於樵舍、大破之、又破之於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得知府陳槐等報、亦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臣等旣擒寧王而入闔城內外軍民聚觀者以數萬、歡呼之聲、震動天地、莫不舉首加額、眞若解倒懸之苦、而出於水火之中也、除將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僞授太師國師元帥都督都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脅從等官、并

省城此所謂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也鄱湖迎戰逆濠已爲迷林之鳥失水之魚成擒必矣先生全以先着取勝

各宗室別行議奏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驗紀錄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勑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勦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守備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繳報查照事例陞賞激勸欽此及准兵部題稱今後但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

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等因節
奉欽依備咨前來又節該奉勑如或江西別府報有
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亦要及時遣兵策應毋得違
悞欽此俱經欽遵外竊照寧王烝淫好暴腥穢彰聞
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
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
皆閉目搖手莫敢論其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
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冤抑兼又招納叛亡誘致劇賊
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牽引數千餘衆名募四
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排闥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

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萬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千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與朋私驅脅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屬親暱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密旨以脅制遠近僞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懾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從事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俟時非知謀忠義之不足其氣焰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

見當事者處置之妙

知每失之迂繆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衆是固上天之陰騭宗社之默祐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爲之處見機於未動而潛爲之制改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爲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勅臣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國家

固是不敢居功亦道其實情耳

之難長驅越境直搗窮追不以非任爲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變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艮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乎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勇宣威勞苦備嘗領哨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陳槐曾璵林城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分哨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傅南喬隨哨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麻璽高睿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庭顧佖萬士

見當事者處置之妙

知每失之迂繆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衆是固上天之陰騭宗社之默祐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爲之處見機於未動而潛爲之制改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爲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勑臣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國家

固是不敢居功亦道其實情耳

之難長驅越境直搗窮追不以非任爲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變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艮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乎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勇宣威勞苦備嘗領哨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陳槐曾璵林城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分哨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傳南喬隨哨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麻璽高睿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庭顧佖葛士

賢馬律等雖効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爭赴國難協謀并力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儒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鼇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運籌贊畫夾輔折衝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已甚為難得況當震恐搖惑四方知勇莫敢一膺其鋒而各官激烈忠憤捐身狥國乃能若此伏願皇上論功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

之懦怯、仍諂示天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其不軌之謀已十有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以見天命之有在、神器之不可窺、以定天下之志、尤願皇上罷息巡幸、建立國本、端拱勵精、以承宗社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臣等幸甚、緣係捷音事理、為此具本專差千戶王佐親齎謹具題知

先生之擒逆濠全在刻期會兵豐城急攻省城使逆濠南向之兵狼顧復回便已挫其朝氣是以一皷成擒兵法所謂攻其必救擊其惰歸者是也

後有重上捷音一疏添入張永朱泰張忠朱暉魏

賢馬津等雖効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爭赴國難協謀并力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儒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鼇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運籌贊畫夾輔折衝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已甚爲難得況當震恐搖惑四方知勇莫敢一膺其鋒而各官激烈忠憤捐身狥國乃能若此伏願皇上論功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

之懦怯仍詔示天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其不軌之謀已十有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於以見天命之有在神器之不可窺以定天下之志尤願皇上罷息巡幸建立國本端拱勵精以承宗社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臣等幸甚緣係捷音事理為此具本專差千戶王佐親齎謹具題知

先生之擒逆濠全在刻期會兵豐城急攻省城使逆濠南向之兵狼顧復回便已挫其朝氣是以一鼓成擒兵法所謂攻其必救擊其惰歸者是也後有重上捷音一疏添入張永朱泰張忠朱暉魏

用兵之道莫妙於間然未易言也孫子曰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葢言五間錯綜以使之參伍以驗之敵人莫測後能

彬朱彬王憲等輩不特用以息讒避禍也亦以萬乘親臨功則歸君於禮固然卽聖人處此亦應如是

征宸濠反間遺事 附論兵二條

龍光曰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先生於豐城聞宸濠之變時叅謀雷濟蕭禹在侍相與拜天誓死起兵討賊欲趨還吉安南風正急舟不能進痛哭告天頃之得北風宸濠追兵將及先生潛入漁船得脫恐濠徑襲南京遂犯北京兩京倉卒無備思欲沮之使遲留半月不出遠近得以爲計乃假寫兩廣都御史火

盡間之用若執一術以往鮮不取敗故曰非聖知不能用間先生可謂極聖知之用矣然其要在於知人善任故又曰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先生得雷濟蕭禹而後其間得行非大智不能也

牌云、提督兩廣軍務御史楊、爲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顏咨、俱爲前事、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往江西公幹、的於五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前進、仰沿途軍衛有司等衙門、卽便照數預備糧草、伺候官兵到日支應、若臨期缺乏、悞事、照依軍法斬首等因、意示朝廷先差顏等勘事已密、於兩廣各處起調兵馬、潛來收濠、使之恐懼遲疑不敢進也、令濟等密遣乖覺人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濠見牌果疑懼、十八日、先生回至吉安、又令濟等假寫南雄南安贛州等府報帖、日逐飛報府城打入

慎之哉

省下一以動搖省城人心一以鼓勵吉安效義之士又令濟等假寫迎接京軍文書云提督都御史王為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奉聖旨許泰郤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等處陸路徑撲南昌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州淮安等處水路並進分襲南昌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各從信地分道並進刻期夾攻南昌務要遵照方畧并心協謀依期速進毋得彼先此後致悞事機欽此等因到職除欽遵外照得本職先因奉勅前往福建公幹行至豐城地方卒聞寧王反報當

已退回吉安府起兵今准前因遵奉勅旨候兩廣兵齊依期前進外看得兵部咨到緣係奉朝廷機密勅旨皆是掩其不備先發制人之謀其時必以寧王之兵尚未舉動今賊兵已出約有二三十萬若北來官兵不知的實消息未免有悞事機以本職計之若寧王堅守南昌擁兵不出京邊官軍遠來天時地利兩皆不便一時恐亦難圖須是按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寧王已離江西然後或遮其前或擊其後使之首尾不救破之必矣今寧王主謀李士實劉養正等各有書密寄本職賊將凌十一閔念四亦各密

見之爲得不疑

差心腹前來本職遞狀皆要反戈立功報効可見寧王已是衆叛親離之人其敗必不久矣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先鋒八萬係遵勅旨之數今已到贛州地方湖廣起兵二十萬其先鋒六萬係遵勅旨之數今聞已到黄州地方本職起兵十萬遵照勅旨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地方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快約亦不下一萬之數共計十一二萬人馬儘已彀用但得寧王早離江西其中必有内變因而乘機夾攻爲力甚易爲此今用手本備開緣繇前去煩請查照裁處并將一應進止機宜計議停當選差乖覺曉事

是謂內間

人員與同差去人役星夜回報施行須至手本者既已寫成手本令濟等遞差慣能走遞家人重與盤纏以前事機當作實情備細密切說與令濮潛蹤隱跡星夜前來南京淮揚等處迎接官兵又令濟等尋訪素與宸濠交通之人厚加結納令濮密去報知寧府宸濠聞知大加賞賜差人四路捕獲既見手本愈加疑懼將差人備細拷問詳悉當時殺死并疑李士實劉養正不信其謀先生又假寫回報李士實書內云承手教密示足見老先生精忠報國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於勢不得已而然身雖陷於羅網心罔不

是謂反間

是謂死間

在王室也所論密謀非老先生斷不能及此今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萬萬無失矣然機事不密則害成務須乘時待機而發乃可不然恐無益於國而徒為老先生與子吉之累又區區心所不忍也況今兵勢四路已合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但恐未肯輕出耳昨凌閔諸將遣人密傳消息亦皆出於老先生與子吉開導激發而然但恐此三四人者皆是麄漢易有漏泄須戒令慎密曲為之防可也與劉養正書亦同兩書既就遣雷濟設法差遞李士實龍光設法差遞劉養正各差遞人皆被宸濠殺死宸濠繇是愈疑

是謂因間

劉李劉李亦各自相疑不肯出身任事以故上下人心互生同異兵勢日衰又遣素與劉養正交厚指揮高睿致書養正又遣雷濟龍光將養正家屬在吉安者厚加饋問陰遣其家人密至養正處傳遞消息又遣雷濟蕭禹引誘內官萬銳等私寫書信與內官陳賢劉吉喻沭皆反間之謀又多寫告示及招降旗號開諭逆順禍福及寫木牌等項動以千計分遣雷濟蕭禹龍光王佐等潛投賊壘將告示粘貼及旗號木牌四路摽插又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初時宸濠謀定以六月十七日出兵徑趨南京謁陵卽

必有此着後前之用間繞有用否則亦是虚着

逆濠一出一返俱在先生操縱中知兵貫

位、遂直犯北京、因得前項諸事、懷疑遂不敢輕出、故於十七等日、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省城、賊兵等候濠不出、久駐江湖之上、師老氣衰、又見四路所貼告示、及插旗號木牌、人人解體、日漸離散、其後濠探知四路無兵、方始出城、我師已整、候其一出、即統伍知府等官疾趨攻破省城、度濠顧念根本勢必歸救、遂預發兵迎擊於鄱陽湖、大戰三日、罪人斯得、

黄久庵曰、先生義師既集、猶謂急衝其鋒、攻其有備、皆非計之得也、始示賊以自守不出之形、必俟其出、然後尾而圖之、先擣其巢、彼必回兵來援、我則邀而

先人一着

兵之害莫甚於猶豫未有疑而不敗者

擊之此全勝之策也濠果使人探公未出先發兵出攻南康九江自居省城以禦公七月初二日濠又使人探公兵果不出乃留兵守省城自引兵向安慶公因其出遂急促各兵克復省城

龍光又謂錢德洪曰昔先生寫楊公火牌等將發時雷濟問曰寧王見此恐未必信曰不信可疑否對曰疑則不免先生笑曰得渠一疑吾事濟矣既而歎曰宸濠素行無道殘害百姓今雖一時從逆者衆必非本心徒以威劫利誘苟一時之合耳縱使奮兵前去我以問罪之師徐躡其後順逆之勢旣判勝負預可

先生擒逆濠盡在此者

知也。但賊兵早越一方。遂破殘一方。民命虎兕出柙收之遂難。為今之計。只是遲留宸濠一日不出。則天下實受一日之福。後先生奏捷疏、慮繁文太多、一切反間之計、俱不言及、亦以設謀用詭、非君子得已之事、不欲明言示人、當時若使不行間計、遲留寧王、寧王必即時擁兵前進、正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兩京各路、何恃為備、所以破敗寧王使之坐失事機、全是遲留寧王一着。所以遲留寧王全是謀行反間一着。今人讀奏冊所報、皆是可書之功、而不知書不能盡者、十倍於奏冊也、事平之後、北軍南來、失其奸謀、痛恨

可痛可忿

信如是言

真是匪夷所思

先生、百計羅織、無所泄毒、擠怒門人冀元亨與濟禹光等、俱欲置之死地、元亨被執、光等四竄逃匿、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直伺官軍離省、方敢出身回家、當時光等粘貼告示、摽揷旗號木牌、皆是半夜昏黑、衝風冒雨涉險破浪、出入賊壘、萬死一生、所差行間人役、被宸濠殺者、俱是親信家人、今當事平之後、議者不究始末、將在冊功次、亦盡削去、賞罰若此、倘自今已後天下再有事變、人皆以光等爲鑑戒矣。

龍光又曰先生應變之神、真不可測、時官兵方破省城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

岳家軍亦只是如此

外奪敵心內壯我氣一牌之用大矣較淮陰之促項手段更高

擊宸濠於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既聞省城已破、脅從之衆、俱欲逃竄無路、見水浮木牌、一時爭取散去、不計其數、二十五日、賊勢尚銳、值風不便、我兵少挫、先生急令斬取先卻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砲銃之間、方奮督各兵、殊死抵戰、賊兵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遂大潰、次日賊兵窮迫、宸濠思欲潛遁、見一漁船隱于蘆葦之中、宸濠大聲叫渡、漁人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尚未知也、

雷濟曰、先生在豐城聞變、時夫人公子在舟、先生呼

匆劇中計慮如此精詳

不動心實未容易必着着勝算預定於胸中方能若此否則便

一小漁船自縛舠令濟禹持米二斗鬻魚五寸與夫人為別將發問濟曰行備否對曰已備先生笑曰還少一物濟禹思之不得先生命取黃蓋曰到地方無此何以示信明日至吉安城下城門戒嚴舟不得泊濟禹張蓋以示城中遂歡慶曰王爺爺還矣乃開門羅拜迎入濟禹因竊歎先生危迫之時其暇裕如此錢德洪曰昔有人問先生用兵有術否先生曰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乃術爾凡人智能相去不甚遠勝負之數不待卜諸臨陣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後與寧王戰于湖上南風正急而命某

是暴虎馮河之輩矣

安石折屐東山便露出本色故要平日學問純篤

讀此方知用兵之道

某爲火攻之具是時前軍正挫某某對立矍視三四申告耳如弗聞此輩皆有大名於時者平時自謂智術有餘然臨事忙失若此智術將安所施

鄒謙之曰昔先生與寧王交戰時尙在中軍講學諜者走報前軍失利坐中皆有怖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自若頃之諜者走報賊兵大潰坐中皆有喜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亦自若

陳惟濬曰昔有侍于先生者自稱可與行師先生問之對曰某能不動心曰不動心可易言耶對曰某得

非深於學問者不能彼爭勝於白刃之前者眞匹夫之勇也

此處却難

制動之方、先生笑曰、此心當對敵時、且要制動、又誰與發謀出慮耶、又問人有不知學問者、儘能履險不懼、是亦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人之性氣剛者、亦能履險不懼、但其心必待強持而後能、卽強持便是本體之蔽、便不能宰割庶事、孟施舍之所謂守氣者也、若人眞肯在良知上用功、時時精明、不蔽於欲、自能臨事不動、不動眞體、自能應變無方、此曾子之所謂守約、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者也、

劉邦采曰、昔有人問先生、能養得此心不動、卽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也須學過。此是對刀殺人。豈意想可

真實着痛癢之談

真學問真經濟

得必須身習其事節制漸明智慧漸周方可信行益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此後世格物之學所以爲謬也孔子自謂軍旅之事未之學此亦不是謙言但聖人得位行志自有消變未形之道不須用此後世論治于根源上全不講及每事只在半中截做起故犯手脚若在根源上講求豈有必事殺人而後安得人之理某自征贛以來朝廷使我日以殺人爲事心豈割忍但事勢至此譬之旣病之人且須治其外邪方可扶囘元氣病後施藥猶勝立視其死故耳可惜平生精神俱用在此沒要緊事上去了

反間一着先生平濠之功繇此成而謗亦繇此集從來任事之難若此至今日更難言之恐功未成而身先爲射的矣故必有眼界大如天方可窺豪傑作用

犒賞福建官軍

據福建按察司整飭兵備兼管分巡漳南道僉事周期雍呈稱依奉本院案驗起取上杭等處軍兵共五千餘名分委指揮劉欽知縣邢暄等及起取漳州府海滄打手三千餘名行委通判李一寧等管領本道躬親統督先後啟行前來等因到院案照先爲飛報

地方謀反重情事看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隨即備咨南京兵部及巡撫兩廣湖廣等衙門并福建三司等官選取驍勇兵快遴委謀勇官員監統兼程前來共勤國難去後今據前因看得逆賊已經成擒餘黨悉漸殄滅除將各該官兵先行發回外切照福建漳南相距江西省城約計程途有一千七八百里之遙該道乃能不滿旬月調集官軍兵快八千員名之衆首先各省而至足見本官勇畧多謀預備有素忠義之誠足以感激人心敏捷之才足以綜理庶務故一呼而集兼程赴難除另行旌獎外及照調來官兵衝

冒炎暑、遠赴國難、忠義既有可嘉、勞苦尤爲足憫、合加犒賞、以勵將來、爲此除將支出官銀差官領齎該道、仰抄案同司、即將原調領兵官員并軍兵鄉夫人等、酌量犒賞、用見本院獎勞之心、以爲將來忠勤之勸、仍仰該道備查各兵原係操練者。照舊在班操練。以備緊急調用。添募者。着令囘還田里。各安生業、務爲良善之民、共享太平之福、毋得分外爲非、致招身家之累、備行巡按衙門知會、

雖未經用猶加犒賞則軍士無不悅心而周期雍之功勞又且不忘於事後數年之久此所以賞罰

明信而人人力於事功也

請止親征疏 十四年八月十七日

正德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准兵部咨、該本部等衙門題內開南京守備參贊官連奏十分緊急軍情相應急爲議處合無請命將官一員掛平賊將軍印充總兵官關領符驗旗牌挑選各營精鋭官軍三千餘名各給賞賜銀兩布疋交兌正馱馬匹關給軍火器械上緊前去南京相機戰守再有的報就便會合各路人馬征進再請勅都御史王守仁選調堪用官軍民快親自督領於江西東南要路住劄把截相機行事

仍委浙江布政司左參政閔楷選募處州民兵統領
定擬住劄地方聽調策應勦捕再請勑一道齎付都
御史王守仁不妨提督軍務原任兼巡撫江西地方
前項所報軍情如果南京守備差人體勘再有的報
聽前項領軍官出給榜文告示徧發江西地方張掛
傳說曉諭但有能聚集義兵擒殺反逆賊犯者量其
功績大小封拜侯伯及陞授都指揮千百戶等官世
襲賊夥內有能自相擒斬首官者與免本罪具奏定
奪等因具題節該奉聖旨這江西寧王謀爲不法事
情重大爾部裏既會官議處停當朕當親率六師奉

親征之說當時中貴忌功者所倡然無奈濠已就擒何也親解赴闕自有深意

天征討、不必命將、王守仁暫且准行、欽此欽遵、備咨到臣、案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屬者寧王宸濠、殺害守臣、舉兵謀逆、臣於六月十九日具本奏聞之後、調集軍兵、擇委官屬、激厲士氣、振揚武勇、七月二十日、先攻省城、墟其勦穴、本月二十四等日、兵至鄱陽湖、與賊連日大戰、至二十六日、宸濠遂已就擒、謀黨李士實等、賊首凌十一等、俱已擒獲、賊從俱已掃蕩、閩廣赴調兵士、俱已散還、地方驚擾之民、俱已撫帖、臣一念忠憤、誓不與賊俱生、而迂疏薄劣之才、實亦何能辦此、是皆祖宗在天之靈、我皇上聖武之

意在止駕不得不如此懇切

懋昭本兵謀畧之素定官屬協力士卒用命所致臣已節次具本奏報外竊惟宸濠擅作辟威虐焰已張于遠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於中招納叛亡輦轂之動靜探無遺跡廣置奸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奸黨期為博浪荊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押解誠恐舊所潛布之徒尚有存者乘隙竊發或致意外之虞臣死且有遺憾況平賊獻俘固國家之常典亦臣子之職分臣謹於九月十一日親自量帶官軍將宸濠并逆賊

情重人犯督解赴闕外謹具本題知

行江西布按二司看守寧府庫藏

照得寧府庫藏已經本院督同戴罪三司官員并各府知府公同封識完固合就委官監督看守爲此仰該司掌印官定委老成曉事官二員分領僉定大戶人等每夜上宿看守東西二庫仍令兵快把守寧府南東西三門晝夜巡邏不許移動一草一甎二司掌印官并該道分巡官不時巡視閞點毋得視常虛應故事儻致疎失責有所歸

如此謹慎後尚不免忌者之議信居官者凡貨賄

所關不得不慎之又慎也

委知府伍文定邢珣防守省城牌 九月十二日

照得江西大亂勦平地方幸已稍靖但巡撫官員被殺巡按及三司府州縣衛所等官俱各戴罪聽參本院即今又督官兵押解寧王并其黨與赴京省城居民久遭荼苦瘡痍未起驚疑未息雖經撫諭誠恐本院去後或有意外之虞擬合委官留兵防守為此牌仰領兵知府伍文定邢珣等卽便照依後開班次輪流各行量帶官兵晝夜固守城池保障地方撫安居民禁革騷擾候撫按官員及三司等官到任事定之

日方許回還照舊管事毋得違錯

計開

一班知府伍文定邢珣　二班徐璉戴德儒

三班曾璵　四班周朝佐林瑊

大難旣平他人處此未免懈弛先生猶加意防守

所以百無一失

行江西按察司編審九姓漁戸牌　九月二十四日

爲照賊首吳十三淩十一閔念四念八等俱已擒獲

黨類亦多誅勦雖有脇從之徒皆非得已節該本院

備奉欽降黃榜通行給發曉諭許其自首改過自新

有欲聯絡漁兵以殺賊者殆未知此弊也

安揷訖數內楊子橋等九姓漁戶又該知縣王軾引赴軍門投首審各執稱被脅情有可矜當該本院量行責治仍發本官帶回安撫外今訪得前項漁戶尙有隱匿未報及已報在官而乘勢爲非者況查沿江湖港等處亦有漁戶以打魚爲繇因而刼殺人財雖嘗緝捕禁約而官吏因循禁防廢弛合就通行查處爲此仰抄案囘司即便遴委能幹官員會同安義等縣掌印捕盜等官拘集楊子橋等九姓漁戶到官從公查審要見戶計若干丁計若干已報在官若干未報在官若干各駕大小漁船若干原在某處地方打

魚生理著定年貌籍貫編成牌甲每十名爲一牌內僉衆所畏服一名爲小甲地方多寡每五牌或六牌爲一甲內僉衆所信服一名爲總甲責令不時管束戒諭仍於原駕船梢粉飾方尺官爲開寫姓名年甲籍貫住址及註定打魚所在用鐵打字號火烙印記開造印信手冊在官每月朔望各具不致爲非結狀親自赴縣投遞用憑稽考點閘中間如有隱匿不報者俱許投首免罪亦就照前行若有已報在官仍前乘機爲非抗頑不行到官就仰從長計議應撫應捕遵照本院欽奉勅諭隨宜處置事理徑自施行今後

必如此後法纔行

但有上戸官民客商人等被害。就於本處追究。務在得獲明正典刑仍即通行南昌等一十三府及各州縣、一體查處編立牌甲嚴加禁約施行造冊繳報查考如或故違定將首領官吏拏問決不輕貸

凡係水道去處此法俱宜力行然漁船爲盜多有勢力憑藉必地方有司有料理之才又有破柱之風力方能行此余官漳日久行之鮮效殊爲可愧

行江西布按二司淸查軍前取用錢糧

案照先因寧王變亂、該本部備行南贛等府起調各項軍兵追勦、合用糧餉等項、就仰聽將在官錢糧支

給間隨據吉安府申稱動調兵快數萬本府錢糧數
少乞為急處等情已經通行各府速將見貯不拘何
項錢糧以三分為率內將二分解赴軍前接濟外續
看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誠恐兵力不敷
又牌行各該官司卽選父子鄉兵在官操練聽將官
錢支作口糧候本院另有明文一至啟行去後今照
前項首惡并其謀黨俱已擒斬原調各處軍兵久已
散歸所據用過糧餉等項合行查造為此仰抄案回
司卽查各府州縣自用兵日起至掣兵日止要見某
項錢糧差何人役解赴軍前應用若干有無獲奉批

廻在巻。又將某項錢糧。差何人役。解赴某官處。支給官兵口糧等項若干。自某月日期起至某月日止。各支若干。或係那借。催復措置之數。務要清查明白。類造文冊。星馳差人送院查考。中間如有官吏人等。通同作弊。重支冒領。或以少作多。侵欺揑報者。就便拏問。照例發遣。毋得違錯。

近日邊鎮諸臣。多以錢糧蒙議。必如此項項清楚。方無尤悔。所以立大功者。精神無事不綿密。

獻俘揭帖

准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馬監太監張揭帖。開

稱聖駕親率六師奉天征討、已臨山東南直隸境界、所據前項人犯、宜合比常加謹防守、調攝待候駕臨江西省下之日、查勘起謀根繇明白、應否起解斬首梟掛等項、就彼處分定奪、若不移文知會、誠恐地方官員不知事理、不行奏請明旨、那移他處、或擅自起解、致使臨難對證、有誤軍機等因、卷查先為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云云、本職已將寧王并逆黨親自量帶官兵、徑從水路、照依原擬日期、啟行解赴京師、已至廣信地方外、今又准前因、及該差官留本職并寧王、及各黨類、同省為照前項人犯、先監按察司、責委官

員人等晝夜嚴加關防有病隨卽撥醫調治數內謀黨李士實王春劉養正等已多醫治不痊俱各身故隨差官吏仵作人等前去相驗責付淺殯撥人看守其寧王及謀黨劉吉等俱係惡焰久張之人設若淹禁不行解報縱有官兵加謹防守恐或扇誘別生他奸今若留囘省城中途疎虞猶為可慮兼且人犯多生瘧痢沿途亦卽撥醫調治又有數內鎮國將軍拱㭜并世子二哥各行身故又經差官相明買棺裝殮責仰貴溪縣撥人看守其餘尚未痊可若更生往返跋涉未免各犯性命愈加狼狽相繼死故終無解京

人犯抑恐驚搖遠近變起不測本職親解寧王先已
奏聞朝廷定有起程日期豈敢久滯因循不卽解獻
違慢疎虞罪將焉逭及照庫藏冊籍等項未准揭帖
之先已會多官封貯在府待命定奪况新任按察使
伍文定及戴罪三司官領兵知府等官俱各見在封
識明白別無可疑除將寧王宸濠等各另差官分押
宮眷婦女行各將軍府取有內使管伴俱照舊親自
解京外所有庫藏等項奉有明旨自應查盤起解就
請公同三司并各府等官眼同徑自區處爲此合用
揭帖前去煩請查照施行

此事極難處先生此揭執理極正措辭極婉卽有嫉怒者其如先生何

咨兵部查驗文移

照得本職已將寧王宸濠、幷其黨與及宫眷人等、照依原擬具奏日期起程、親自解赴闕下間隨據南康府申、并江西按察司呈各奉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劄付、內開訪得宸濠已該本職擒獲克復省城等語、未曾親到江西、又無堪信文移、止是見人傳說、遽難憑據、况宗藩人衆中間恐有撥置同謀逆黨未盡等因、及節准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馬監

太監張揭帖、開稱將各犯委的當人員、用心防守調
攝飲食、獻俘闕下、會官封記庫藏俱候按臨地方區
畫等因、又准欽差提督軍務充總兵官安邊伯朱手
本、開稱卽查節次共擒斬叛賊級若干、內各處原奏
報有名若干、無名若干、有名未獲漏網并自首、及所
獲馬騾器械等項各若干、連獲官軍衛所職役姓名、
備查明白、俱各存留江西省城、聽候審驗、仍查餘黨
有無奔潰、及曾否殄滅盡絕緣繇、通行開報、以憑回
報等因、各到職、爲照宸濠并其同謀黨與、俱已擒獲、
餘孽亦就誅戮、雖有脇從、數亦不多、皆非得已、隨卽

遵奉欽降黃榜曉諭、俱赴所在官司投首、解散其庫藏等項、該本職會同多官於未准揭帖之先、眼同封貯在官、聽候命下定奪、官軍兵快擒斬功次、見該原經奏留兩廣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查造奏繳、及照宸濠并各重犯宮眷人等、見解廣信地方、設若往返、恐致疎虞、及違悞本職奏報原擬日期、除照舊督解前赴闕下獻俘、以昭聖武、及具揭帖各另回覆外、今照前因、照得本職謬當軍旅重寄、地方安危所關、三軍死生攸係、一應事機、若非奉有御寶勑旨及兵部印信咨文、安敢輕易憑信、今前項各官文移既非祖

宗舊章成憲就使果皆出於上意亦須貴部行有知會公文萬一奸人假托各官名目乘間作弊致有不測變亂本職雖死亦何所及除奉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鈞帖、曾奉朝旨、相應遵奉、其餘悉遵舊章施行外、緣前項各官文移、未委虛的、俱合備行咨報、貴部為此備抄揭帖粘連咨請查驗施行、

前項文移俱出於忌功之輩假借上意故本兵不得而知所關不小此咨自不可少

行江西布按二司釐革撫綏條件　九月十二日

照得江西未亂之前、民偽頗滋、吏政多弊、撫治之責、已號煩難、況大亂之後、錢糧有侵尅之費、軍伍有缺乏之虞、奸惡偽興、災旱荐作、法度申明之未至、官吏怠玩之或生、本院討賊平亂、功雖告成、釐革撫綏、力尚未徧、若不條析處分、深為未便、為此仰抄案回司、照依案驗內事理、逐一遵照施行、務使事各舉行、民沾實惠、毋得虛應故事、取罪不便、

計開

一省城大亂、固已勦平、地方守備、難便廢弛、除南新二縣機兵、令分巡該道分撥守門外、仰

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於所屬隣近府州酌
量原編機兵多寡、量取輳二千名。各委相應
人員帶領來省操練、以備不虞。仍行南昌道
分巡官、較視點閘。其各兵口糧就令各該縣
分動支預備倉米穀。計日分給、候事完之日
停止。

一十四年起運兌淮、間有被賊擄掠、其未兌及
未到水次并偏僻去處未經賊掠者、倘多誠
恐官吏糧里人等乘機隱匿揑故侵欺。合先
行查。仰布按二司掌印官、卽行各該府州縣、

將已兌糧數通查要見見在若干果被賊擄若干取具重甘結狀造冊繳報以憑議處其見在糧米就於所在地方暫且囤貯看守如有未兌揑作已兌不曾被賊揑作賊劫者照例問發充軍官吏坐擬贓罪不恕

一南昌九江南康三府被賊殘害尤宜矜恤仰布按二司掌印官作急查勘呈來以憑議處

一南昌左衛旗軍多因從逆擒斬以致缺伍仰布按二司官卽便出給告示許令在逃旗軍并餘丁投首照依欽例免其罪名着令頂補

軍役。漸委官員管領以備操守。

一建昌安義二縣、賊首雖已擒獲遺漏餘黨尚多今旣奉有牓例合與更新仰布按二司轉行該縣出給告示許各自新痛改前惡卽為良民有司照常撫恤團保糧里不得挾私陷害。如有不悛仍舊為非者。擒捕施行。

一寧王庄田基屋湖地并寧府官員人役及投入用事從逆等項人犯田產例應籍沒合先查理除將內官黃瑞基屋改作東湖書院以便學者講習外其餘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

同南昌道分巡官、行委的當官員、逐一淸查、如田庄要見坐落地名、何處。田畝若干。山場樹木若干。湖地廣濶若干。房屋幾門。今年見在花利。即便收貯所在地方。責人看守。通造手冊繳報。其有原係占奪民間物業。相應給還。及估價發賣仍佃者。俱候查明之日、從容呈議審處。敢有隱匿。及指以原業捏稱借貸。輒行據占者。先行拏問不恕。

一省城各衙門、并公廨、有殘圮應合修理者、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該道官、叅酌緩急、行

令府縣移拆無用房屋、量加修理、毋得虛費財物、

一省城湖地、仰布按二司行南昌府縣、其城濠行都司、各委人看守。魚利公同變收入官、以備公用。不許私取、及致人偷盜。

一今年鄉試因亂廢格、除應否補試、另行議奏外、其未亂之前已經舉行未畢事件、合先查究、仰布政司將原發修理貢院席舍、并發買物料等項銀兩若干。委何人管。即今已修完、并買到物料若干。見存銀兩若干、查明造報

毋得因循。致令吏胥乘機隱匿作弊。其已買物料。有不堪貯者。姑令變價還官以俟再買、以後未舉事件。有應合預處者。會同按察司并該道官。一面議處施。行按察司仍行提學、官轉行所屬知悉、

大亂平定之後尋常處此惟知有飲食晏樂而已觀先生釐革撫綏條件眞是事無巨細精神無不周到區畫無不中窾正朱夫子所謂處事精詳者可以見先生大學問

案行浙江按察司㕘劄逆犯暫留養病 十月初九日

照得當職先因患病、具本乞休間、奉勅扶病前往福建公幹、六月十五日行至江西豐城地方、適遇寧王興兵作亂、看係君父大難、義不忍去、復回吉安府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起調兵夫、招集義勇、扶病親行統領、於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本月二十四五六等日、於鄱陽湖連日大戰、擒獲寧王宸濠及逆黨李士實、劉養正、王春等賊首吳十三、凌十一、閔念四、吳國七、閔念八等、先後具本奏報外、隨聞大駕南征、禮當解赴軍門、又因宸濠連日不食、慮恐物故、無以獻俘奏凱、彰朝廷討賊之義、兼之合省內外人情洶洶、或生

真是難事

他變當具本題知於九月十一日啟行將宸濠及逆黨宮眷解赴軍門當職力疾沿途醫藥親行押解行至廣信地方又奉欽差總督軍務鈞帖備仰照依制諭內事理即便轉行所屬司府衛所州縣驛遞等衙門欽遵施行等因遵依通行間續准欽差提督軍務御馬太監張照會及准欽差總督軍務充總兵官安邊伯朱手本各遣官邀回本職并將所解宸濠等逆犯回省聽候會審本職看得既奉總督軍門鈞帖自合解赴面受節制若復退還省城坐待駕臨恐涉遲漫且誤奏過程期又復扶病日夜前進行至浙江杭

州府地方、前病愈加沈重、不能支持、請醫調治、間適遇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馬監太監張奉命前來江西、體勘宸濠等反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宮眷等事、當准鈞帖開稱、宸濠等待親臨地方、覆審明白、具奉軍門定奪等因、爲照本職先因父老祖喪、累疏乞休、未蒙俞允、隨扶病赴闕、意圖了事、卽彼地冒罪逃歸、旬日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王反叛、此係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闔省撫巡地方等官、無一人見在、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爲牽制攻討之圖、候命帥旣至地方稍

此着非有大識見者不能

靖、即從初心、死無所避、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國難、亦望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得少伸烏烏之私、等情具奏外、今照前事本職自度病勢日重、猝未易愈、前進既有不能、退回愈有不可、若再遲延、必成兩誤、除本職暫留當地請醫調治、俟稍痊可、一面仍回省城、或仍前進、沿途迎駕、一面具本乞恩養另行外、所據原解逆犯、合就查明交割、帶回省城聽候駕臨審處、通行爲此、仰抄案回司、着落官吏、備呈欽差提督軍務贊畫機密軍務御馬監太監張、頒請會

同監軍御史公同當省都布按三司等官將是解逆首宸濠及逆黨劉吉等各犯并宮眷馬匹等項逐一交查明白仍請徑自另委相應官員兵使管押帶同省城從宜審處轉解施行仍備呈兵部查照知會抄案依准并行過日期先行呈報

逆濠雖擒而在內多其黨與故武宗親征之說皆奸人爲之一以爲逆濠之地一以忌陽明之功也然先生即依奉之而但以逆濠及一千叛黨交割張璁而身自養病待命於浙眞得巽以行權之妙

牌仰沿途各府州縣衛所驛遞巡司衙門𠁊諭

人之畏兵若此愼毋輕言調兵

軍民

照得先因寧王謀反、請兵征勦、續該本院親督各哨、於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二十四等日在鄱陽湖連日與賊大戰、至二十六日、遂將寧王俘執、及其謀黨李士實等、賊首夌十一等、俱已前後擒獲、餘黨蕩平、地方稍靖、已於本月三十日具本奏捷訖、近因傳報、京軍復來、愚民妄相驚恐、逃竄往往、溺水自縊、本院親行撫諭、尚未能息、殊不知朝廷出兵、專爲誅賊救民。統兵將帥。皆係素有威望老臣宿將。紀律嚴明。遠近素所稱服。縱使復來。亦必自無擾害。況今寧賊已

擒地方已靖。京軍豈有無事遠涉之理。愚民無知轉相驚惑深爲可憫誠恐沿途一帶居民亦多聽信傳聞不實之言而北來京軍尚未知寧王已擒合行差官沿途曉諭軍民及一面迎候北來官兵預請就彼回轉除將寧王及逆黨與本院親自量帶官兵徑從水路解赴京師外仰沿途軍衛有司驛遞等衙門照牌事理即行備出告示曉諭遠近鄉村軍民人等使知寧賊已擒京軍已轉免致驚疑釀成他變差去官員仍仰程程護送同與迎候京軍堅請就彼回轉以免沿途百姓供給之苦仍諭以本院押解賊犯量帶

近日報功之文一味鋪張揚厲不曰奇捷即曰異捷俱是功名

官兵皆自備行糧廩給沿途經過有司等衙門止備人夫牽挽船隻及畧供柴草給付各兵燒用其他無一所擾不得因此科害里甲軍民差去官員晝夜前進毋得在途遲滯官軍之來搖動人心不滅於逆濠之亂此諭必不可少

開報征藩功次贓仗咨

准欽差整理兵馬糧草等項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咨內開煩為查照將征勦防守有功官軍人等俱照功次分別明白造冊咨送以憑查議

心急也讀之不覺惶愧只如此據事分項直書絕無矜功伐善之跡便見豪傑作用

等因、卷查先為飛報地方謀叛重情事、本職奉命前往福建公幹、中途遭遇寧府反叛、謀危宗祀、係國家大難、義不容舍之而往、當即保吉安、隨具本奏聞、及星夜行文各府、起調兵快、召募四方報效義勇、適遇巡按兩廣御史謝源伍希儒、回京復命、又行具本奏留軍前協謀行事、各哨官兵俱聽監督、獲有功次、俱憑本職、送發各官審驗紀錄、去後續督官兵前後攻復省城、俘執宸濠并其黨與劇賊、起解間、隨准南京兵部咨開稱前事云云、照得江西逆賊既已擒獲、逆黨已經剪平、所獲功次、合行紀驗、除原差科道官前

大公無我之心

來外頒將征勦逆賊官軍民兵召募義勇及鄉官人等所獲功次分別奇功頭功次功造冊覆驗等因案經備行江西按察司查照施行去後今准前因看得征勦宸濠之時止是分布哨道設伏運謀以攻城破敵爲重擒斬賊徒爲輕且攻城破敵雖係本職督領各哨官兵協謀併力緣任非一人事非一日各官俱係同功一體難以分別等第其擒斬賊徒雖有等級自有下手兵夫難以加於各官之上止將各哨擒斬賊犯送發御史謝源伍希儒審驗明白從實直紀緣各官不曾奉有紀功之命但照本職欽奉勅諭便宜

事理從權審驗紀錄，難以分別奇功頭功次功等項名目，止於造冊內開寫某人擒斬某賊首某賊從重輕多寡，據實造冊，中間等第亦自可見，除行各官再行查照造冊徑繳外，所據擒獲功次總數及官軍兵快報効人等員名數目，合行開造咨報施行。

計開

一提督領兵官一員欽差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

一協謀討賊審驗功次官二員欽差巡按南贛兩廣監察御史謝源　伍希儒

一領哨官十員
衝鋒破敵
吉安府知府伍文定　贛州府知府邢珣
袁州府知府徐璉　臨江府知府戴德儒
邀伏截殺
贛州衛署都指揮僉事余恩　撫州府知府
陳槐　建昌府知府曾璵　饒州府知府林
瑊　廣信府知府周朝佐　瑞州府通判胡
堯元
一分哨官十一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李楫　臨江府新淦縣知縣李美　吉安府萬安縣知縣王冕　南康府安義縣知縣王軾　瑞州府通判童琦守把截殺

吉安府通判談儲　吉安府推官王暐南昌府進賢縣知縣劉源清　南昌府奉新縣知縣劉守緒　南昌府推官徐文英　撫州府臨川縣知縣傅南喬

一隨哨官四十六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通判楊昉　吉安守禦千戶所指揮同知麻璽　贛州府同知夏克義贛州衛指揮僉事孟俊　永新守禦千戶所指揮同知高庥　南昌府通判陳旦　南昌府豐城縣知縣顧佖　袁州府推官陳軨　南昌府寧州知州汪憲饒州府餘干縣知縣馬津　瑞州府上高縣知縣張淮　瑞州府高安縣知縣應恩　吉安府永新縣知縣柯相　南康府建昌縣知縣方澤　南昌府靖安縣知縣

萬士賢
守把截殺
廣信府沿山縣知縣杜民表　廣信府永豐
縣知縣譚縉　瑞州府同知楊臣瑞州府新
昌縣知縣王廷　饒州府安仁縣知縣楊林
廣信府通判俞艮貴　廣信府通判安節
廣信府推官嚴鎧　臨江府同知奚鉞　臨
江府通判張郁　廣信府同知桂鏊　瑞州
府推官金鼎　贛州府贛縣知縣宋琛　贛
州衛正千戶劉鏜　贛州衛正千戶楊基

廣信守禦千戶所千戶秦遜　永新縣儒學
訓導艾珪　瑞州府高安縣縣丞盧孔光
饒州府餘干縣縣丞梅霖　南昌府靖安縣
縣丞彭齡　吉安府萬安縣縣丞李通　南
昌府武寧縣縣丞張翱　贛州府興國縣主
簿于旺　瑞州府高安縣主簿胡鑑　饒州
府餘干縣龍津驛驛丞孫天裕　南昌府南
昌縣市汊驛驛丞陳文瑞　吉安府吉水縣
致仕縣丞龍光　贛州府贛縣聽選官雷濟
南昌府豐城縣省祭官文棟材　贛州府贛

縣義官蕭庾　南康府上猶縣義官尹志爵

一協謀討賊鄉官十二員

致仕都御史王懋中　養病痊可編修鄒守

益　丁憂御史張鼇山　養病郎中曾直

養病評事羅僑　調用僉事劉藍　致仕按

察使劉遜　致仕叅政黃繡　閒住知府劉

昭　依親進士郭持平　叅謀驛丞王思

叅謀驛丞李中

一戴罪殺賊官一十七員

九江兵備副使曹雷　九江府知府汪頴

九江府德化縣知縣何士鳳　九江府彭澤縣知縣潘琨　九江府湖口縣知縣章元梅　南康府知府陳霦　南康府同知張祿　南康府通判蔡讓　南康府通判俞椿　南康府推官王詡　南康府星子縣主簿楊永祿　南康府星子縣典史葉昌　南昌府知府鄭瓛南昌府同知何繼周　南昌府通判張元澄　南昌府南昌縣知縣陳大道　南昌府新建縣知縣鄭公奇

一提調各哨官軍兵快人等除分布把守外臨

陣共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三員名

一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宮人賊屬奪回被脅被擄招撫畏服官民男婦等項共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六名顆口

生擒六千二百七十九名首賊一百零四名從賊六千一百七十五名內審放一千一百九十二名

斬獲賊級四千四百五十九顆

俘獲宮人四十三名　賊屬男婦二百三十八名口

奪回被脇被擄官民人等三百八十四員名
口
招撫畏服投首一百九十三位名

一奪獲誥命符驗并各衙門印信關防金銀首
飾贓仗等物
誥命一道符驗一道印信關防一百零六顆
金并首飾六百二十三兩一錢二分
銀首飾器皿八萬三千八百九十七兩一錢
五分八釐五毫
贓仗一千八百九十件

器械一千一百九十九件

牛三十頭　馬一百零九匹　驢騾一十三

頭　鹿三隻

一追獲金璽二顆　金冊二副

一燒燬賊船七百四十三隻

一陣亡兵六百十八名

與當道書

江省之變大略具奏內此人逆謀已非一日久而未發蓄其心懷兩圖是以遲疑未決抑亦慮生之躡其後也近聞生將赴閩必經其地已視生為几上肉矣

平濠大略已盡數語中

賴朝廷之威靈、諸老先生之德庇、竟獲脫身虎口、所恨兵力寡弱、不能有爲、爾南贛舊營屯兵四千、苟有警而夕可發、近爲戶部必欲奏革商稅、糧餉無所取給、故遂放散、未三月而有此變、復欲召集、非數月不能、亦且空然無資矣、世事之相撓沮、每每如此、亦何望乎、今亦一面號召忠義、取調各縣機快、且先遣疲弱之卒、張布聲勢於豐城諸處、牽躡其後、天奪其魄、彼果遲疑而未進、若再留半月、南都必已有備、彼一離巢穴、生將奮搗其虛、使之進不得前、退無所據、勤王之師又四面漸集、必成擒矣、此生億料若此、勿望

諸老先生急賜議處速遣能將將重兵聲罪而南以絕其北窺之望飛名各省急與勤王之師此人克殘忌刻世所未有使其得志天下無遺類矣諒在廟堂必有成算區區愚誠亦不敢不竭盡生病疲尩僅存餘息近者入閩已具本乞休必不得已且容歸省不意忽遭此變本非生之責任但閩省無一官見在人情渙散洶洶震搖使無一人牽制其間彼得安意順流而下萬一南都無備將必失守彼又分兵四掠十三郡之民素劫於積威必向風而靡如此則湖湘閩浙皆不能保及事聞朝廷大兵南下彼之奸計漸成

破之難矣、以是遂忍死蹔留於此、徒以空言收拾散亡、感激忠義、日望命帥之來、生得以輿疾還越、死且瞑目、伏惟諸老先生鑒其血誠、必賜保全、勿遂竭其力所不能、窮其智所不及、以爲出身任事者之戒、幸甚幸甚、

陽明先生經濟集卷四終